

严嵩用掉包计助朱厚熹赴京当皇帝

3

历史传记



苦乡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有人却说他是昏君、暴君。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说他不是奸臣。这一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杀十次头都不为过,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籍回家?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这么巧?

【上期回顾】

皇帝朱厚照驾崩,太后和大臣决定选兴王世子朱厚熹为新皇帝。这时大太监钱宁和京都两营总兵官江彬怒气冲冲地来了。

江彬掌管京都两营十万兵马,想以此要挟太后令其立卫辉府汝安王朱祐樛为新君。但张太后知道汝安王是个贪财好色之人,所以坚决不同意。江彬又进一步要挟道:“太后,如果汝安王不行,也可立寿定王为君。立朱厚熹小儿为君,微臣实在难以从命。”众人呆若木鸡。

寿定王懦弱无能,胆小怕事,朝中大臣,人人皆知。江彬要立他为君,其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大臣们不敢吱声,张太后豁出去了,她疯劲大发,指着江彬大骂:“江彬、钱宁贼子,皇上刚刚驾崩,你们就闯宫逼驾,妄图颠覆大明江山。你们有能耐就来杀了哀家,看天下人将不将你们乱刀分尸!你们要立汝安王和寿定王为帝,哀家就是不同意。你们有本事就来杀哀家,来呀!”张太后疯劲大发,倒把江彬给唬住了。他辩解道:“太后说微臣妄图颠覆大明江山,微臣实在冤枉。汝安王和寿定王都是皇室宗亲,立他们为帝,如何是颠覆大明江山!”

杨廷心想:江彬、钱宁贼子的反骨已露,如果不退让一步,必然激他们血溅当场。为今之计,只得走一步算一步,保护了太后再说。于是他说:“微臣以为,太后的安排无疑是兴国之举,江将军为大明江山计,话也不无道理。微臣有个两全之计,不知太后意下如何?”

张太后无奈,抹了一把泪,看着杨廷和。江彬也瞪着杨廷和。杨廷和说:“可拟三道遗诏,令汝安王、寿定王和兴王世子分赴京城继承皇位,三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不知太后意下如何?”

江彬眼珠转了转,心里说:汝安王离京城八百里,寿定王离京城六百里,而朱厚熹离京城却有二千里,谁先到谁后到,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看来杨廷和不敢跟自己较劲了,是想给他找个台阶下。于

是他说:“太后,微臣也同意杨大人的意见。”张太后扫视了众人一眼,只好有气无力地说:“好吧,那就有劳杨爱卿代替已崩皇上草拟三道遗旨,火速送往三座王府去吧。”

三班人马就要出发了,分赴汝安王、寿定王和兴王府去送进京继承皇位的遗诏。江彬很自信,也很谨慎,他派了年轻力壮的心腹亲自护送遗诏到汝安王府和寿定王府,让他们火速进京,迟则生变。往兴王府送遗诏的钦差是梁储,随行的大臣有礼部尚书毛澄、驸马都尉崔元、定国公徐公祚等人,两御林军护送。

却说派到汝安王府送遗诏的钦差没几天就到达了汝安王府所在地河南卫辉府。汝安王接诏大喜,一面盛宴款待钦差,一面令王府上下张灯结彩,大吹大擂。钦差将遗诏内幕说了一下,并转达了江彬要他迅速进京,以免迟则生变的意思。汝安王一听就跳了起来,说:“本王现在就启程进京,看谁能赶到本王的前面去。”

谋士鲁越却极力劝阻,说:“王爷,兴王府离京城三千里,我料他一个月难以赶到安陆府。皇上新崩,按皇室规矩,王爷当在王府设坛致祭七日,然后方可上路。若是为抢皇位连大礼都不顾,就是登上了皇位,只怕天下人也会不服,说王爷不义无德,鲜廉寡耻。一旦人心相悖,天下焉有不乱之理!请王爷三思。”

汝安王性情暴躁,缺谋少断,平时对鲁越是言听计从。这时听了鲁越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便问:“依你所见,本王何时启程为好?”鲁越说:“先在王府设坛为皇上致祭七日,然后可行。”

汝安王说:“兴王府可保无虞,但寿定王焉能不惧!他本来就比本王近了二百里,要被他抢先赶到京城,那还了得!”鲁越手捋长须,自得地说:“寿定王懦弱无能,胆小怕事,天下皆

知,又是王爷您的亲弟弟。更有甚者,江将军手握十万重兵,要的是王爷您登上帝位。王爷只要修书一封,恩威并用,保管叫寿定王吓得不敢走出王府大门半步。”汝安王犹豫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嗯,有理,有理。”

寿定王接到汝安王的书信,果然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提笔回信,表示绝对会在汝安王之后到达京城。汝安王依从谋士鲁越之计,修书吓退了寿定王,十分得意。他一面派人严密监视寿定王,以防他口是心非,一面派出大批人马,打探监视兴王府的动静。然后安下心来,设坛为正德皇帝致祭七日。七日后,正要赶往京城,却有人来报有位知县要来恭贺他,汝安王本想拒绝,但谋士鲁越因为收受了知县贿赂,于是劝汝安王见见这位知县,并且说探子来报,梁储等人目前尚在赶往兴王府的路上,不必急于一时。汝安王听了之后就答应了,而且看到知县送来的美女钱财,心花怒放,又耽搁了几日。

却说梁储等人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兴王府,令人高呼蒋王妃和世子朱厚熹出来接旨。听完圣旨后,朱厚熹和蒋王妃大喜。但听了梁储的话后,又如当头浇了一桶冰水。在梁储的建议下,蒋王妃立即把王府的相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征询当前该怎么办。管家骆安第一个说:“这还用说吗!事不宜迟,今晚连夜准备,明天一早就向京城出发。”

听了骆安的话,严嵩脑袋一炸,冲口而出:“不可,如此是在害世子!莫说明天一早向京城出发,就是现在向京城出发也无济于事。”梁储情绪极差,见有人泼冷水,大怒:“你是何人,竟敢在此胡言乱语。”

严嵩看着蒋王妃,焦急地说:“王妃,小民有话要说。等小民说完了,要杀要剐不迟。”蒋王妃凝重地看着严嵩:

“让严先生把话说完。”严嵩满头大汗,环顾四周:“王妃,各位大人,按路程来看,莫说明天启程赶不到汝、寿二王的前面,就是今天启程也无济于事呀。”驸马都尉崔元冷冷地说:“照你这么讲,世子不用进京,拱手把皇位让给他们算了?”严嵩激昂地说:“驸马公息怒。我有一计,或许能助世子成功。”

朱厚熹迫不及待地地说:“何计,快说。”严嵩说:“寿定王离京城最近,占有地利优势,但他受汝安王制约,必定不敢与其争锋。汝安王降服了寿定王,必然从官道上大张旗鼓地行进,沿途官员也一定优礼接待,三里一小宴,五里一大宴,骑行龟爬,行程甚慢。以小民愚见,为能抢在他们的前面进京,王府可找一个貌似世子的人,冒充世子从官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进,掩人耳目。而世子则扮成囚犯,家丁将扮成公差,日夜兼程往京城押送,就能掩人耳目,神不知鬼不觉,管叫江彬贼子始料不及。”众人听后都心悦诚服。

朱厚熹等人化装成囚犯军士,轻车简从,日夜兼程向京城赶来。一天,他们正在路上疾行,前面忽然传来阵阵鼓乐声。严嵩便止住车马,下车走向路边的一个老农,询问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老农见严嵩军官模样,对自己彬彬有礼,便很友善地说:“军爷有所不知,前面是汝安王进京的大队人马。就要做皇帝了,当然要招摇过市了。”众人一听,皆有喜色,加紧赶路。

却说张太后坐在后宫,忧伤地暗自垂泪。一宫女撞进门来,高兴地大叫:“太后,世子来了,兴王世子来了!”张太后恍如梦中,还没反应过来,就见马车背着梁储,朱厚熹几人跟在后面,匆匆向前走来。朱厚熹见了张太后,凄凉地喊了一声:“太后!”便跪倒在地,紧抱着张太后的双腿大哭。

张太后老泪纵横:“皇侄,哀家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一则事故新闻吓住了新上任的黄一平

官场小说



丁邦文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权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上期回顾】

廖志国的岳父丧事办完后,夫人苏婧婧生病找了个地方休息,其间由黄一平照顾,黄一平发现很多人来送礼贿赂苏婧婧。很快,黄一平当上了北海县委书记。

上任前的黄一平,还要一一拜访大批领导、前辈。这些人,有的是几大班子现职官员,有的是离休退休的老人,还有些北海籍或是曾经在北海任职过的要员。其中,绝大多数拜访是例行公事,名义上是辞别、请教、问计、求助,实际上只是坐坐、聊聊,说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常委班子以及政协主席丁松等几个实权人物。为此,他精心准备了若干个问题,准备向每个拜访的领导求教,既是表现自己的谦虚,也是真心讨教计谋。

比如,他在拜访苗长林时,问:“苗书记,您看我下去之后,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是?”苗长林回答:“做秘书时事事皆需要认真,做领导则不宜事事皆太认真。”他问政法委书记朱玉:“您这么多年来缘一直非常好,诀窍何在?”朱玉道:“凡事心眼宜直,肠子宜弯,且宜多绕几道。”他又问政协主席丁松:“怎样避免与班子成员的矛盾?”丁不假思索道:“作为一把手,不要给下边人太多权力,也不要对他们太礼让!”

最有意思的是黄一平在向廖志国、冯开岭两位老领导问计时,后两人几乎异口同声:“选一个好秘书!”唯一不同之处,是后边的诠释、附加语。冯开岭说:“像兄弟和朋友一样信任对方。”酒喝得有点多的廖志国道:“就像驾驭一匹良马,不要总是用鞭子,而是多给草料,且给在前边。”黄一平觉得,相比较而言,廖志国的话真诚得多。

于树奎本来也在黄一平的拜访名单中,可是没等到后者约见,前者倒是主动找上门来。自从上次处理出租车事件,两人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此际新老交接,于树奎也不隐瞒,将北海情况悉数交底,最终给了黄一平一番忠告:“老弟呀,做个县委书记,最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两

条:一是用人,二是跟人。我的体会,跟人比用人难度大得多。你说我这些年,吃亏就在跟对人。真正聪明的人,不是跟错或跟对人的问题,而是错的和对的时同时跟,脚踩几条船,东方不亮西方亮。”

上述诸公的金玉良言,令黄一平受益匪浅,也都一一记住了。不过,他对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也不再像当初那样信心满满了。他知道,从秘书到书记,他的前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哩。

黄一平以县委书记身份首次亮相北海,是由市长秦众与组织部长于树奎亲自陪同,并在北海召开了隆重的三级干部大会。等到所有繁文缛节走过,黄一平这个县委书记便要开始正式视事,偌大一个县的繁杂事务悉数堆到面前,等待他这个新官去应对与处置。

那天,已经是黄一平到北海上班的第五天。早晨,黄一平对着镜子看了看,确认从着装到头发,胡子、鼻毛都打理得丝毫不差了,这才拎着公文包早下早下。头两天,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冯肖兵亲自随车来接,后来被黄一平坚决拒绝了。他早就想好,等到赴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换掉这个冯肖兵,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他就是一直不太喜欢这种太过八面玲珑的人。他希望周围的秘书班子里,要有一些才学出众、敢于说真话之人,而少些阿谀奉承、唯唯诺诺者。

黄一平是个守时的人,习惯了比预定时间提前几分钟。可是,等他来到楼下,那辆挂着北海0001号牌照的奥迪轿车,已经停在那里。司机原先帮于树奎开车,同黄一平熟悉。秘书是县委办刚提的一个副主任,年龄只有三十岁左右,言行举止还有些拘谨。两人见到黄一平出来,马上趋前迎接,黄一平分别同他们握手道了早安。

寒暄完毕,司机先上车点火发动,秘书则赶紧来接过了黄一平的包。两

手空空的黄一平,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接下来,黄一平又犯了一个小错误,依然是习惯使然——他绕过车头径直走向副驾驶座,寻找自己熟悉的那个位置,却发现秘书早已拉开车子后门,举手挡在顶棚外沿,轻声道:“黄书记,请上车!”黄一平终于忍不住笑了。原来自己不仅不是秘书了,而且也有了一个专职秘书。四五天下来,居然还没适应这种变化,委实有点好笑。

车子开往北海的路上,黄一平渐渐完全放松下来,适应了有专车、司机、秘书侍候着的感觉,也是一个县委书记应有的感觉。先是同秘书、司机说了几句闲话,大多是黄一平主动发问,对方简短应答,问得虽然随意,答得却不免有些客套。黄一平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因为他当年刚跟魏副市长、冯开岭、廖志国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拘谨与不适。

陌生与拘谨,很快便无话可说。还好,黄一平旁边的座位上,有一叠当日凌晨出版的报纸。他随手抽出一张《城市早报》,油墨与纸张的味道很重。报纸很厚,分成若干叠,好在首页是导读性标题集纳。首条标题用的是超粗黑体字,非常引人注目:《阳江市昨一幢在建楼房倒塌六死十三伤——群众举报系建筑、供货商相互勾结偷工减料》,署名是“本报记者黄光明”。

黄一平看了黄光明三个字,不禁哑然失笑,马上想起当年的一段故事:其时,省委组织部年副部长亲戚在阳城建了一批房子,因为建筑超高、间距太近,遮挡周围居民的阳光,遭到群众举报,正是这位黄光明前来调查。为了平息事态,黄一平与明达集团总裁冯明达、规划局长于海东一起,合谋设计修理了黄大记者,令其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掐指算来,黄光明折戟阳城已经过去六年了,数年不见,此公如今依然热情不减、笔锋强劲,光看标题就知道分量不轻。

翻开报纸,细看文章内容,黄一平不禁大吃一惊——那个供货商的公司名叫“光蓉建工”,公司法人名字叫郑小光;建筑商名叫“大江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姓陈。

天哪!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情?那个“光蓉建工”的老总郑小光,不就是冯开岭情人邹蓉蓉的哥哥?当年,正是因为这个郑小光,才差点毁掉冯开岭的前程,也让黄一平饱受了代人受过的痛楚。而那个“大江房地产公司”,背后老板乃省委组织部年副部长家人,当年在阳城拿到一块好地,不但轻易变更了用途,建房过程中还改变了容积率,仅此一笔便轻松多赚了数千万元。

很显然,因为冯开岭与年副部长的关系,这两家公司近年一定相互勾结密切协作,移师阳江做了不少工程,也捞了很多油水。眼下,两家公司所建工程惹下如此大祸,被《城市早报》公开报道,而且已经认定了事故性质,这下麻烦就大了。

不知不觉间,黄一平额头上的汗流了下来,身上的内衣也很快湿透。“黄书记,您嫌热吧?”司机问。很显然,他已经从后视镜里看到了黄一平脸上的汗水。“黄书记,要不要打开窗户吹吹风?”秘书赶紧回头请示。

黄一平点了点头,同时松开了领带与上衣。根据在官场多年的经验,黄一平立即掂出了这篇报道的分量,也完全能够猜到后果的严重。渐渐地,他感觉手里的报纸越来越沉,沉得就像一只巨大的铅球。“光蓉建工”、“大江房地产”、年副部长、冯开岭、于海东、冯明达、郑小光、黄光明,还有自己这个黄一平,一个个名字,就像一块块石碑的东西,先是零乱一堆,慢慢又排成一列,很快幻化成一组多米诺骨牌,不知哪里伸来一只手指轻轻一触,瞬间便倒了下去,倒下去……